

書叢由自

種一第

要概說學金特泡魯克

八二九一

自由叢書第一種

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

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目錄

彼得克魯泡特金略傳.....一

彼得克魯泡特金著作目系.....二九

第一章 總論

第一節.....四三

第二節.....八九

第三節.....一五一

第二章 生物學說.....一九九

第三章 社會學說.....二一五

第四章 道德學說.....二三一

第五章 經濟學說.....二四九

第六章 教育學說.....二九一

第七章 藝術學說……………三〇九

第八章 文學學說……………三一七

第九章 俄國革命論……………三二三

附錄一 俄國革命黨人眼中的克魯泡特金……………三三七

附錄二 無政府主義略說……………三五七

附錄三 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略說

中國歷史上之安那其主義者……………三七九

中國歷史上幾位安那其主義者……………四一一

彼得克魯泡特金略傳

彼得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是俄羅斯人，一八四二年，生於俄國舊都莫斯科。他本是俄國皇族最近支派劉理西克 (Rurik) 王家的直系子孫，所以有人說尼古拉斯一世死後，俄國迎奉日爾曼種族的亞力山大二世來作皇帝，到不如奉克魯泡特金作皇帝，比較上正當一點，這話也很有原因的。他的父親名亞力士彼魯涇 (Prince Alexeipetrovich Kropotkin) 是一最頑固而又廣有田產，農奴的軍人，他的母親加特林公主 (Princess Catherine Kropotkin) 爲某將軍之女，非常優美慈愛；而且富有文學的興趣和才能，不幸於一八四五年死去。當時克氏年才四歲，與他六歲的胞兄亞力山大相依爲命。

後此數年尼古拉斯皇帝幸莫斯科，克氏以偶然的機會，被選爲皇帝近侍候補者。同時與其胞兄亞力山大就學家庭教師，學習德法語言及其他普通科學，而尤以歷史課程

中法國大革命故事，曾與彼以最深的感興。

一八五七年，克氏年十六，以父命肄業聖彼得堡貴冑學校，課外常潛心於法國盧騷狄岱鹿諸家的著述，又以當時渴望自由革新的潮流，彌漫國中，貴冑學校也不免爲此類思潮所征服。克氏革命思想，以萌芽於此時爲最多；因爲新思想的流行，就是革命思想的誘發了。他自傳中說：『自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二年之間，爲俄國人的智識力很發達的時代，過去十餘年中，僅能在私交的集會上，可以談論的問題，及至到了屠格涅甫（Tur-
gueneff）託爾斯泰（Tolstoi）海爾岑（Herzen）巴枯甯（Bakunin）奧嘉丁夫（Ogaryoff）嘉維林（Cavelin）陶斯陶耶夫斯基（Dostoyevsky）格里高老維齊（Grigorovich）奧斯陶維斯基（Ostrovsky）乃格拉掃夫（Nekrasoff）諸人的時代，全用著作表現出來，流行於當時社會，政府雖是檢察甚嚴，關於政治的事項，不能公然倡導，但是彼等用諧謔的描寫，假裝小說，一樣一樣都通過關門了。因爲我在聖彼得堡的時候，除了學友及親戚之外，相熟的很少，所以和這個時代的急進之運動，倒很隔膜，然而

那運動的真精神，連我修學最柔和的學校也傳播進去了；而且我的親族在莫斯科居住的，也早受着牠的反響了。』

此時克氏有一家莫斯科親戚，因事遷居聖彼得堡，星期或假日，克氏到此家棲息，習以爲常，然而克氏也就在此家親見着革命的文學。他自傳中說：『此處爲我永遠傾心革命的發源地，我得親見革命的文學，實以此處爲始；那有名的亡命者海爾專在倫敦發行的鐘聲（Kolokol）雜誌，當時有震蕩全俄之勢，而尤以聖彼得堡購讀者爲最多，我有一個從姊，她用點方法得到了一本，我們總是以互讀爲常例，……那鐘聲的封面上，印刷着五個最可尊敬的像片，——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謀叛失敗被尼古拉一世絞首的人——使我起了無限的崇拜的感動。』又說：『海爾專之文體優美，——思想宏富，而且他愛俄國之深切，能使我向往之情油然而生，再三誦讀，不忍釋卷，——我嘗以全副的精神去領會牠。』

克氏此時革命的精神，日益充足，有不能不表白於世人之勢。一八五九至六十年之

間，遂以由日記組織而成的革命文章，祕密分送於同學同志之中。但此時克氏爲立憲主義者，他那革命的文章，也不過主張俄國憲法之必要罷了。

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波及俄國，農奴問題，遂爲一般有識者所注意；自一八五〇年以後很有不穩的形勢。及至苦里米亞戰爭動員令布告全國的時候，農奴乘機而起，於是所有主的殺害，軍隊的威嚇，步驟日急，農奴制度也遂爲世人所痛惡，那解放的呼聲，也就日以增高了。而且亞力山大踐祚，又適爲農奴解放速成的原因。原來亞力山大二世自己就是痛恨農奴制度之一人，所以於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卽位的紀念日，就發布了解放的勅令，當是時脫離苦海的農奴，歡呼『自由』，億兆相慶，自屬應有的現象了；而克氏對於這個勅令，也是最抱滿意之一人。但是農奴解放的結果，俄國經濟上發生莫大的變動，同時使農民陷落於最悲慘的境地，那革命的精神與革命的運動，也就逐漸擴大，逐漸激烈，克氏的思想，也自然要前進一步了。

一八六〇年克氏年十九，畢業貴冑學校，同年六月被選爲近侍武官。原來近侍武官，

必須用貴冑學校最優等學生中的第一名擢拔；克氏在校四年，常佔本級的首席，所以就當選了。這種當選，在平常爲最大的榮耀，而且是將來發揚所係，因爲得做皇帝近侍，可以常近皇帝，爲一般軍官所最羨慕的位置。

一八六一年五月，克氏同年級的學生，都做了軍官，各人選擇各人所屬的軍隊，那所有的同學，統是以各人所好，並且選擇便於自己發揚的途徑，去擔任各種的職務；但是克氏的志願不在軍隊，却懷抱修學大學的熱望，專心致志，要研究所好的科學，所以他經過種種的思慮，遂選擇黑龍江哥薩克馬隊爲其所屬的軍隊，這事實出他人意料之外，而在克氏則以爲得其所了。到差不多，即轉任爲赤塔（Chita）督軍多蘭斯必嘉納（Traushikalia）參軍，後又轉任爲東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Irkutsk）督軍隨員，幫辦哥薩克事務。一八六四年，應俄國地理調查之任，由多省直至黑龍江及滿洲中部之松花江（Songri），遊行二次，在地理上發明很多。

克氏居西伯利亞，經過數年軍隊生活，他的思想上曾有很大的變動；覺悟了軍隊生

活的謬誤，爲他後日信從無政府主義的張本。他自傳中說：『我在西伯利亞數年，得到了別的地方不容易得到的許多的學科，我親見了以行政機關爲民衆作真正的必要的事業爲不可能；我完全離去了這種謬誤的觀念，我從此方才明白了人類及人類的本質，而且確實明白了人類結果的內發的生命，在書傳中不見，不明顯的民衆的構成的勞働，爲社會的成形，發達上最重的條件，我也統發見了。譬如移住黑龍江地方的子和布爾茲共產制，是其一例。我親見用共產主義的同胞組織，得到了最大的利益。我又見國家殖民處處失敗之中，彼等的殖民，獨有最大的成效，而且能同那絲毫未曾受過文明影響的土著共同生活；以很發達的極複雜的狀態去經營社會的組織；這樣一個事實，卽示我後日研究的一條路徑，在歷史所有的一切重大事件——以至於戰爭——不很明顯的民衆的活動的部分，比較上還是直接的觀察明瞭一點。於是我遂與託爾斯泰大著戰爭與和平中所說的長與平民的情形，發生一樣感想。』又說：『我生於廣有農奴的家庭中，應該與當時代的青年相同，深信指揮命令叱責懲罰的必要，並且以此見之於事實。雖然當我

執掌於處理重要事件的時候，因各種的錯誤，一時引起困難的結果，我還有以指揮命令為主義的處置與以合意爲處置的批評；前者在軍隊的訓練上，雖有可稱讚的作用，但是關於真實的生活，却無絲毫的價值，其結果不過以多數一致的意思的嚴酷的力，去強制施行罷了。我當時雖無爭論的文字，發表我的觀察，然而我對於從來所愛好的國家訓令的價值，完全不信賴了；我實際上已作一無政府主義者，這就是我的準備了。』又說：『總而言之，因有這樣的事情，西伯利亞的生活，遂使我有不能久居之勢；一八六四年，我的胞兄亞力山大，率領他的哥薩克軍隊，與我相會於伊爾庫茨克，使我更厭惡此地的生活了。我們的共同生活，固然是很幸福，我們可以對讀許多的書籍，而且可以討論當時哲學科學社會學上所有的問題，但是我們兩人都望智識的生活很切，而西伯利亞一物無有：吾等在新聞紙上所得到的西歐科學，獨至於政治上的事態很使吾等感動，而後『回俄國罷！』這句話，是我們談話的時候，反覆常說的話了。最後至一八六六年，被逐波蘭人暴動的時候，我們兩人對於軍隊士官的地位愈不勝其厭惡！』

一八六七年的春天，克氏決定返京，與其兄亞力山大向聖彼得堡進行；同年秋，平安到了京都。克氏即入國立大學物理學門肄業，兼任俄羅斯地理學會自然地理部書記。一八七一年離大學，葬其父於莫斯科。後應地理學會之請，往探芬蘭及瑞典冰淤，會中以責任重大，想推克氏爲總書記，但克氏以爲傳播思想於平民，是爲當務之急，固辭不就。一八七二年，克氏年三十歲，初遊歐西，先到瑞士蘇里士。當時俄國男女學生，留學此地者最多，而且彼等都很熱心爲社會主義的研究。自巴黎自治團發生以來，萬國勞動協會爲歐美各階級的民衆所注意，克氏更以十分的熱誠，從事研究。他自傳中說：『我對於萬國勞動協會，爲積極的研究，是我多年的志願。在俄國的新聞上，雖然也常有這樣的新聞，但是他們記載協會的主義與協會的事業，是不可能的事實。然而我總覺牠必能有一個有圓滿效果的一個大運動，不過我不能捕捉其目的和宗旨罷了。現在我已經到了瑞士，我要決心滿足我這個志願了。』克氏到瑞士不久，即加入萬國勞動協會的一個支部，專心從事於研究。他自傳中說：『我常問俄國的友人說：怎麼樣才能夠對於現在流行各國的大運

動，得有最大的研究呢？他們的回答，就是說：讀書！當時我有個在蘇里士留學的義姊，她送給我許多的書籍，以及過去二年間合訂本的新聞，我就用數日夜的工夫，一氣讀完了。因而得一個很深的印像，無論用什麼東西，也不能把牠除去。『因為研究的結果，就發生漫遊世界的念想，於是自蘇里士至日內瓦，當時日內瓦是萬國勞動協會的中心，克氏到此，親與萬國勞動者接近，常常出席勞動者所開的集會，而且與勞動者為親密的交際，很為勞動者的熱誠直率以及他們盡心竭力的運動所感動。』他自傳中說：『我現在有很深的感覺，無論如何，不能不同他們作一致的運動。』此後克氏以為萬國勞動協會標出的主義，還不純粹，因至紐齊特爾（Neuchâtel）與當時猶拉山上居住的鐘表匠同居旬日之久，遂得與最有名的猶拉同盟（Jura Fédération）接近。

猶拉同盟，是在近世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發達上，當佔重要位置的團體。克氏到瑞士以來，所遇的團體，要以此團體為最適宜了。然而這團體在當時（一八七二）對於萬國勞動協會總務局，常有反抗的態度。克氏曾說過：『萬國勞動協會，在實質上，純然是

勞働者的運動，勞働者決不承認牠是政黨的。但是巴黎自治團爆發的時候，萬國勞働協會總務局，總想自倫敦來作這個運動的指揮者，就是想作一個統治體的意思；於是給極端的自由者一個最大的激刺，可勿容疑。還有一八七一年，勞働協會祕密會議，總務會員決定使協會幫助議員的運動，實在更違反認各樣的政府都是罪惡的人的意思。」於是無政府主義由此發生。猶拉同盟，實是這運動的中心，克氏來此山上，爲日雖短，然而自此以後，成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了。

一八七二年，克氏由歐返俄，他當時曾抱有無窮的希望，最大的勇氣，就是以自己研究所得的確當最新的理想，以及携帶而來多種的社會主義書籍，新聞雜誌，慘淡經營，得脫國境嚴的檢察，把那些革命的材料，搬運到俄。入境之後，毫不停留，一直來到聖彼得堡，他那種喜悅的感想，實在不可以言語形容。因爲黨人所認爲最痛快的事情，就是革命與暗殺的成功，其次就是傳播物的散布得達到充足圓滿的結果了。他自傳中說：『爲想把我的凱旋紀念品，帶給我哥哥看，所以在瓦爾索也不停留，高興的了不得，一直來聖彼得得』

堡了。』

是時俄國的青年革新黨，羣起猛進，虛無主義的哲學之道德的傳導運動，普遍於青年男女之間。他們運動的主眼，在於人民的教育。所以他們或爲醫生；或爲醫生的助手；或爲教員，村書記，農業勞動者，鐵工，木工，樵夫，產婆，看護婦等等；親身跑到人民的中間，去實行傳播的事業。但是他們對於社會的改造，完全沒有什麼具體的計劃，而且也沒有革命的思想。他僅僅是用教育來補助人民的知識，使物質的教育增高罷了。自從克氏歸國之後，盡數盡量，將他自勞動協會所受的印象，和他所得的書籍，分散於朋友中間，而大學更是他所特別注意的地方。後來因有一位大學的同志，介紹他入柴果斯基（Tchayko）團體。克氏入團，受該團全體的歡迎，並且委任他起草本黨的黨綱，克氏在此時期中，曾著革命是必需的麼一書，鼓吹革命的進行。

柴果斯基團，當最初成立的時候，是各團員以各自的修養爲目的之共同組織，不過是少數青年男女的結合。後來人數漸次增加，運動也漸次趨近革命，遂成俄國革命團體

中一最有力的團體；那最有盛名的蘇非亞（Sophia Perovikaya）就是這團體中的一人。克氏加入後，團員的主張，約分兩派：

- 一、主張努力去在有教育的青年之間，為急進的社會主義的傳導。
- 一、主張準備使遲鈍的多數勞動者，發憤自立，為其專一的目的。

以上兩派，各是其是，就不免分道揚鑣了。而且當時俄國各方面的團體，都有這樣一個趨勢。以後政府的壓迫，日以苛虐；苛虐的程度日增，那青年運動者的奮鬥，也與日以俱增了；青年運動者的前途，也一變而出於激烈的革命了。

從前克氏肄業大學的時候，曾與三五同志在聖彼得堡勞動者之中，作熱心的傳道。及至此，次由歐返俄，深感革命的必要，僑裝為一農民（一八七二年冬），改名寶爾丁（Boldin），在各地開秘密演講，講演世界革命黨的歷史。這歷史的內容，是用各國近世勃興的近代的一般運動的歷史作根據，說明社會主義及革命運動發展的經過。他演講的時候，又能用簡明的言語，說明那深遠的意義，所以農夫工人，很能領會着他講演的真理，

而尤以亞力山大乃夫斯基 (Alexandernevsky) 地方的勞動者受的感化最深，恰如春草得着時雨，立刻萌芽就要長出來了。但是當講演的中間，謠言四起，風傳這講演爲警察偵探出來了，立刻就要捕拿他，幸而無事，繼續二個月，也就完全終結了。克氏中年的生活，要以此時爲最愉快了。

克氏有非常的美術天才，一八七三年，扮成個畫家，瞞着警察的眼睛，潛伏民間，爲不時的傳道運動，等待時期，準備革命。想不到在這潛伏時期中，與警察收買的間諜——一個勞動者——相遇於高斯特尼得保爾，密告警察，警察立時把寶爾丁逮捕了（一八七四年）。然而當時還不知道他的真名，以後有克氏曾經住宿的旅館主人，證明寶爾丁就是克魯泡特金大公爵 (Prince Peter Kropotkin)（現在克氏的著作，有數種刊本，於他的名字之前，還有 (Prince) 字樣，而大英百科全書中的克氏小傳及近來歐美雜誌，也是這樣的寫着，大概是習慣如此罷了。）克氏無法隱瞞，就自白了。這個消息傳到京城，宮中府中，非常驚駭，以爲這樣的貴人，怎麼會作出這樣奇事呢？於是柴果斯基團的團